

## 論中、東歐國家的族群關係： 融合或對立

洪茂雄\*

### 摘 要

二十世紀末東西方冷戰結束，東歐劃時代的演變，改寫歐洲當代的歷史，一方面改變戰後歐洲的秩序結構、政治地理的更動，長達四十年的東西冷戰也隨之落幕；二方面開創由極權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型到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先例，提供共產黨蛻變的經驗；三方面注入主權和領土的新思維，打破主權和領土神聖不可侵犯說，或不可分割改變說。

中東歐國家的族群，基本上可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敵視對立型；二、現實融合型；三、理性和睦型。中東歐各國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有呈現不同取向的現象，即因為不同族群對國家認同的態度產生分歧，也有雖然不同的族群，但對國家認同是一致；抑有所謂「大民族主義」作祟，有擴張野心，企圖聯合周遭的同一民族，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

中東歐國家和平演變以來的族群關係及其對國家認同的關連性，原則上可獲致下列發現：第一、經濟發展是觀察族群融合和國家認同的重要指標；第二、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社會為其既定目標，同時也要向西歐看齊，淡化族群和血緣認同，轉而認同歐洲整體及其主流價值；第三、極端民族主義企圖進行「大一統」，不但無法得逞，而且阻礙民主化，侷限其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反觀以

---

收件：2003年3月；修正：2003年6月；接受：2003年6月。

\* 作者為慕尼黑大學東歐歷史研究所博士，現為政治大國關係研究中心第一所研究員。

理性和平方式來處理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問題，即可共創「雙贏」(win-win)局面；第四、瑞士人民的族群融合國家認同可謂最成功的範例，其經驗值得世人借鏡和效法。

**關鍵詞：**中東歐國家、族群關係、後共產主義、和平演變

## 壹、前言

一九八九年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最廣受世人矚目者，莫過於極權統治的共黨政權，除了羅馬尼亞發生流血革命外，竟然出現和平演變，轉型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由「蘇維埃化」轉向「歐洲化」，共產黨所編織的「人間天堂」神話，不攻自破；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遂告瓦解，走入歷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方冷戰期間，曾足以和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分庭抗禮的「東方集團」(the Eastern Bloc)，自二十世紀八、九〇年代交替之際分崩離析以來，這塊被關入鐵幕而染紅長達半個世紀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已呈現多樣性的變化，提供極為豐富的研究素材。其中最值得國人關注和探究的是：其一、北京共黨政權口口聲聲強調，要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仍未放棄「四項基本原則」。那麼，中國共黨政權有無可能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後塵，因共黨政權垮台而走向民主化？其二、東歐這些新興民主國家內部的族群關係及其國家認同，呈現什麼樣的面貌，有哪些經驗是值得國人省思學習？無疑地，這二個問題對我們台灣人民都相當具有吸引力。不過，前者暫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作者僅就後者來進行探討，期盼東歐國家的經驗可供國人借鏡。

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第一、東歐各國由於歷史因素，其內部或多或少均存在有民族問題，民主化之後各國的族群關係動向為何？第二、族群之間對其所賴以立足生存的國家認同有何差異？第三、各族群和其周邊民族的互動情況為何？對各自的國家認同是相互排斥抑或和睦共處？第四、東歐各國內部的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顯示哪些意義值得發人深省。

「民族」(nations) 這個概念，各家界說各有所本，見解相當不一致。不過，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基本上都承認，構成民族要素，不外乎為血緣、文化、語文、宗教和風俗習慣等，而把民族分為國家公民型民族和共同起源型民族兩種類型。<sup>1</sup> 前者，最具代表性，就是南斯拉夫解體之前的所謂「南斯拉夫民族」(Yugoslav Nations)，將境內共有二十四個大大小小的族群統稱南斯拉夫民族。後者，因為歷史文化、宗教信仰、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的共同性，自我形塑有別於其他種族的民族。故本文所指謂的民族，係採後者的定義，如波士尼亞(Bosnia) 境內的穆斯林族(Muslim)，其血源原本和克羅埃西亞族(Croatian) 有共同的起源，但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統治時期，受土耳其文化影響甚深，皈依伊斯蘭教，乃自認是穆斯林族，在巴爾幹半島上形成一個獨特的族群。<sup>2</sup> 事實上，本文所引用中東歐各國族群分佈統計數據，均係當前歐洲社會約定俗成的界定，不擬在本文詳述。

論者在探討族群關係時，通常都難免從人類學和社會學所建構的理論，引經據典，來闡述族群之間是呈現「同化」態勢，或共存共榮的「聯合」狀況，抑或處於多數民族統治和少數被統治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中東歐國家之中，尤以匈牙利、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等民族長期以來的族群關係最受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的關注，因為他們分別散居周邊國家，情況極為特殊。惟基於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邁向民主化以來，各國內部或鄰近地區的族群關係，攸關整個歐洲地區的穩定與和平，故本文著眼於國際關係的角度，偏重國家利害的現實問題，以比較政治的方法，希望藉以觀察中東歐國家族群關係在「歐洲化」、「全球化」的時代潮流趨勢之下，如何自處？進而融入歐洲文明社會。因此，以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選擇中東歐國家較具代表性的族群來討論其文化認同和地域認同，暫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另有專章論述。

作者在二〇〇二年暑假，得到國科會贊助，得有機會實地觀察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十二年來的種種變遷，印象極為深刻。其中特別獲益良多者，比較瑞士、波海三國、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其他巴爾幹國家等內部的族

<sup>1</sup> 有關民族類型的界定，參見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21-46.

<sup>2</sup>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3-124.

群關係，所體察到的心得，遠比作者六、七〇年代留學西德其間更為深入。為此，本文除了一些實地觀察心得之外，還想從其歷史背景和某些相關調查數據，藉以客觀釐清東歐各國族群關係及其國家認同的態勢。

## 貳、東歐各國民族分佈概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建立了不少所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特別是在波羅的海沿岸和東南歐地區，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王國<sup>3</sup>等國。這些國家曾是沙皇俄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的管轄勢力範圍，正因為有列強介入的歷史背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的崛起，使得東歐國家的民族結構更形複雜，成為共黨政權和平演變以來，甚引人側目的不穩定因素。<sup>4</sup>

就目前東歐各國內部的族群關係來看，大體上可從下列三個地區的族群結構，窺見其特點：

- (一)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自一九四〇年八月蘇聯把這三小國納入版圖成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成員以來，即有俄羅斯人移居該地，致使俄羅斯族所佔比例相當高(參見表一)，如拉脫維亞高達三分之一、愛沙尼亞約有三成。波海三國與俄羅斯比鄰，蘇聯未解體之前，因交通便利，人民互動頻繁。但波羅的海三小國一九九一年八月宣佈獨立之後，民主化進展穩定，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遠比俄羅斯進步。因此，居住在這三小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大部分都選擇維持現狀，無意遷回其祖國。

---

<sup>3</sup> 創建於一九一八年的南斯拉夫王國是由當時克洛特王國(Croats)、斯洛文王國(Slovene)以及塞爾伯(Serbs)王國，為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合組而成。

<sup>4</sup> Michael E. Brown ed.,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9-101.

表一：波羅地海國家之族群結構表

國別	族群結構			全國總人口 (July 2002)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人 65.1% 白俄羅斯人 1.5%	俄羅斯人 28.1% 芬蘭人 1%	烏克蘭人 2.5% 其他 1.8%	1,415,681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人 56.5% 白俄羅斯人 4.3% 其他 2.1%	俄羅斯人 30.4% 烏克蘭人 2.8%	波蘭人 1.6%	2,366,515
立陶宛	立陶宛人 80.6% 白俄羅斯人 1.6%	俄羅斯人 8.7% 其他 2.1%	波蘭人 7%	3,601,138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02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二) 中歐地區：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四國，這個地區十八世紀以來，深受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勢力的入侵；普魯士王國曾在今天的波蘭東北部和原屬俄羅斯領地的加里寧格勒 (Kaliningrad) 建立過東普魯士；<sup>5</sup> 奧匈帝國鼎盛時期，匈牙利的勢力一度延伸到今天的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部分地區。<sup>6</sup>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納粹德國付出發動戰爭的高昂代價，一方面奧德、奈塞河以東的地區劃歸給波蘭，使波蘭的領土西移，另一方面捷克重新取回蘇台德 (Sudeten) 地區，導致戰後數百萬的德意志民族遷往西德。同時，匈牙利也因兩次大戰的衝擊，領土減少近三分之二，<sup>7</sup> 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一九九三年和平分離，使得波、捷、匈三國變成單一民族國家，無形中排除民族間潛存的矛盾，反而有助其民主化進程穩定發展。只有斯洛伐克境內尚有將近六十萬的匈牙利裔 (參見表二)。

<sup>5</sup>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56.

<sup>6</sup> Ibid, p.526.; Fowkes, Be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p. 40.

<sup>7</sup> Ibid, p. 1318.

表二：中歐地區國家族群結構表

國別	族群結構			全國總人口 (July 2002)
波蘭	波蘭人 97.6% 烏克蘭人 0.6%	日耳曼人 1.3% 白俄羅斯 0.5%		38,625,478
匈牙利	匈牙利人 89.9% 塞爾維亞人 2%	吉普賽人 4% 斯洛伐克人 0.8%	日耳曼人 2.6% 羅馬尼亞人 0.7%	10,075,034
捷克	捷克人 81.2% 波蘭人 0.6% 吉普賽人 0.3%	摩拉維亞人 13.2% 日耳曼人 0.5% 匈牙利人 0.2%	斯洛伐克人 3.1% 色雷斯人 1.1% 其他 0.5%	10,256,760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人 85.7% 日耳曼人 0.1% 捷克人、摩拉維亞人、色雷斯人共 1.1%	匈牙利人 10.6% 波蘭人 0.1%	吉普賽人 1.6%	5,422,366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02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三) 巴爾幹半島地區：計有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以下簡稱塞蒙）、<sup>8</sup> 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以及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以下簡稱波黑）等八國。這個地區長時間在羅馬帝國、拜占廷帝國、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統治下，信奉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等三種不同宗教，使得各民族間的隔閡不容易融合，互信基礎薄弱。史家稱「巴爾幹為火藥庫」，是有其依據，乃歸因於民族複雜、宗教信仰壁壘分明，和歷史上民族衝突的恩恩怨怨等因素。以目前巴爾幹國家各民族分佈的情勢看來，斯洛文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這二個國家算得上是單一民族國家，其境內斯洛文尼亞族和阿爾巴尼亞族均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餘國家少數民族就佔有相當引人注目的比例，如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族就有將近四分之一，波黑境內塞爾維亞族有三分之一，克羅埃西亞境內塞族佔有一成，塞蒙境內的阿族為數也不

<sup>8</sup> 原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已於二〇〇二年四月正式更改國名為「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並於二〇〇三年二月七日，在歐洲聯盟的積極斡旋下，雙邊國會通過新的憲章，同意組成更為鬆散的「國家共同體」，為期三年，三年過後，蒙地內哥羅可自行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共同體內，或自組獨立國家。

少，超過一成；即使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雖然以羅族和保族佔絕對多數，但境內的匈牙利裔和土耳其裔也能扮演一定程度左右政局的角色。

（參見表三）

表三：巴爾幹半島國家族群結構表

國別	族群結構	全國總人口 (July 2002)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族 95% 希臘人 3% 其他 2% (少數民族包括：伏拉赫人、吉普賽人、塞爾維亞人及保加利亞人)	3,544,841
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	塞族人 31% 穆斯林人 44% 克洛特人 17% 南斯拉夫人 5.5% 其他 2.5%	3,964,388
克羅埃西亞	克洛特人 78.1% 塞族人 12.2% 波士尼亞人 0.9% 匈牙利人 0.5% 斯洛文尼亞人 0.4% 捷克人 0.4% 阿爾巴尼亞人 0.3% 吉普賽人 0.2% 蒙特內哥羅人 0.3% 其他 6.6%	4,390,751
斯洛文尼亞	斯洛文人 88% 克洛特人 3% 塞族人 2% 波士尼亞人 1% 南斯拉夫人 0.6% 匈牙利人 0.4% 其他 5%	1,932,917
馬其頓	馬其頓人 66.6% 阿爾巴尼亞人 22.7% 土耳其人 4% 吉普賽人 2.2% 塞族人 2.1% 其他 2.4% (1994)	2,054,800
塞爾維亞—蒙地內哥羅	塞族人 62.6% 阿爾巴尼亞人 16.5% 蒙特內哥羅人 5% 匈牙利人 3.3% 其他 12.6% (1991)	10,656,929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人 89.5% 匈牙利人 7.1% 吉普賽人 1.8% 日耳曼人 0.5% 烏克蘭人 0.3% 其他 0.8%	22,317,730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人 83% 土耳其人 8.5% 吉普賽人 2.6% 其他 5.9% (少數民族包括馬其頓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	7,621,337

資料來源：整理自 2002 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如果細查東歐一九八九年民主化以來的民族結構變化，則可發現某些訊息，饒具意義：

第一、共黨「一黨專政」時代，實行高壓統治，民族問題在毫無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自由的情況下，一方面完全被掩蓋，另一方面共產黨也不認真正視民族間潛在的矛盾，如何透過教育手段化解分歧，導致族群隨著民主化引爆層出不窮的紛爭。

第二、當共黨政權崩潰之後，人民獲得自由選舉，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得以暢所欲言，通過集會結社，提出政治主張，使得族群之間被壓抑良久的矛盾，逐漸升高，乃至衝突，以南斯拉夫解體後各族群的緊張關係最為明顯。<sup>9</sup>

第三、東歐各國走向民主化之後，其內部的民族結構，或多或少出現了一些變化。其中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俄羅斯族所佔比例，顯著下降，分別減少了百分之二和百分之四左右，<sup>10</sup> 因為有部分俄羅斯人不滿新政府的國籍法要求，<sup>11</sup> 以及俄國勢力在波海三國消退，俄族有自認遭排斥之虞，只好選擇移居祖國的俄羅斯。

第四、因民族流血衝突，引發種族清洗慘劇，不但造成某些族群的減少，而且也逼迫大量難民外移。最引世人慘不忍睹的悲劇，波黑在戰火的摧殘下，有超過三十萬人遭殺害，<sup>12</sup> 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該地區的傷亡，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九九年科索沃危機，阿族和塞族兩敗俱傷，造成雙方難民大舉出走。

### 參、東歐各國族群關係實例

嚴格地說，中東歐國家除了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五國可稱單一民族國家外，其餘都居住有兩個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東歐各

<sup>9</sup> Rodolfo Stavenhagen,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6), pp. 177-187.

<sup>10</sup> 以 1991 年至 2002 年之數據相較。參見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en.html>。

<sup>11</sup> 必須通過愛沙尼亞考試，始能取得愛沙尼亞國籍。

<sup>12</sup> 當時之實際傷亡人數已無可考，但據信，傷亡總人數達 50 萬人。Razia Ali and Lawrence Lifschultz, eds, *Why Bosnia? The writings on the Balkan War* (Stony Creek: Pamphleteer's Press, 1993); Mihailo Crnobrnja, *The Yugoslavia Drama*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國所出現的族群關係，不光是僅限於某一個國家內部的族群，同時也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為其在國外的族裔聲援撐腰。諸如，匈牙利族在羅馬尼亞境內有超過一百六十萬人之多，在斯洛伐克和塞爾維亞分別有六十萬和三十四萬人之譜；阿爾巴尼亞族居住在塞國就超過二百萬，在馬其頓也有近五十萬人；塞爾維亞族在波黑境內有一百二十萬人，在克羅埃西亞有六十萬人；其他如保加利亞，境內也有一百萬土耳其裔。為此，論述東歐各國的族群關係，不但要注意其境內族群關係，而且也得顧及因民族問題牽涉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謹就共黨政權倒台前後，各國族群關係較具代表性的實例略述如下：

其一、一九七一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區的阿爾巴尼亞族，因屢遭塞爾維亞族的歧視，該地區發展落後，乃要求較多的自主性，而且聯邦人民軍的血腥鎮壓，又種下阿族與塞族之間的仇恨。<sup>13</sup> 一九八一年南、阿也曾因科索沃南部民族衝突事件而出現關係緊張。因此，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間科索沃的動亂誠非偶然。

其二、八〇年代中期，羅共政權垮台之前，總統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野心勃勃，試圖在數千個村莊中，建設五百個農工特區，而引起匈牙利裔的抗議。因為如此一來，具有匈牙利文化特色的村莊將被劃平，形同對匈牙利文化的消滅。<sup>14</sup> 齊奧塞斯庫政權華而不實的計畫亦引發匈牙利的不滿。羅、匈兩國相互攻訐也一度出現緊張，雙方互相驅逐對方的外交官，在同屬華沙公約和經互會集團中，因族群關係的不合，造成外交關係的緊張，實為罕見。

其三、保加利亞八〇年代初曾企圖迫使土耳其族的姓氏斯拉夫化，立即引起境內土耳其裔不安，使成千上萬的土族人民遷回土耳其，同時也引爆土、保之間的關係惡化。<sup>15</sup> 直到一九八九年保國走向民主化之後，這些移居到土耳其的土裔又陸續遷回保加利亞，並且創立「爭取權力和自由運動」（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組織，躍居保加利亞第三大黨，<sup>16</sup> 成為一支左右政局的關鍵力量，使保國內部的族群關係轉趨和諧，為東歐的族群互動樹立相當可取的示範。

其四、大塞爾維亞主義，自食惡果。一九九〇年當南斯拉夫行將解體之際，

<sup>13</sup> Crawford, Keith, *East Central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Oxfor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

<sup>14</sup> Holmes, Leslie,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p. 58-59.

<sup>15</sup> Anne-Marie Thiesse, *Inv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參閱網站資料：  
<http://mondediplo.com/1999/06/05thiesse>。

<sup>16</sup> 參閱網站資料：<http://www.electionworld.org/bulgaria.htm>。

擔任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即以大塞爾維亞主義咄咄逼人，揚言一旦南斯拉夫分裂，將建立以塞爾維亞族為主體的獨立國家。由於南斯拉夫分裂前，各共和國的邊界不明。塞爾維亞族遍布在塞爾維亞、波黑、克羅埃西亞、馬其頓和蒙地內哥羅等共和國。因此，南聯各成員宣布主權獨立後，除了蒙地內哥羅和塞爾維亞結為聯盟，及馬其頓未爆發內戰之外，其他地方都發生戰爭，波黑則有長達三年半的內戰。歷史殷鑑不遠，希特勒揭櫫大德意志民族主義，終遭付出德國分裂和喪失國土的代價。大塞爾維亞主義也一樣得不償失，遭北約武力干預，既無法實現目標，國家建設蒙受空前災難，甚至始作俑者的米洛塞維奇終難逃牢獄之災，被拘禁在國際戰犯法庭受審。

其五、波海三國的族群關係獨樹一格。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主政時期，波羅的海三小國和莫斯科的關係漸行漸遠，一方面人民同聲譴責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把波羅的海納入蘇聯版圖；另一方面這三國政府聯合採取一系列步驟，尋求脫離蘇聯走向主權獨立目標。一九九一年莫斯科「八一九政變」，正好提供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宣佈獨立的良機。由於波海三國歷史上與帝俄和蘇聯有過從屬關係，境內住有為數不少的俄羅斯人。<sup>17</sup> 當這三小國正式享有獨立自主的主權之後，人民自然要求「當家作主」，主張愛語、拉語、立語，為正式的官方語言，若要取得該國國籍，就得「本土化」，學習當地語言。愛、拉兩國的本土化政策，更是不容妥協，導致九〇年代初期，愛、拉境內的族群關係有點緊張。與波海三國比鄰的俄羅斯聯邦，更是虎視眈眈，時時喊話，為俄羅斯族抱不平。還好，波海三國均是「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成員，遵循歐洲人權公約，也簽署了「歐洲穩定公約」（Stability Pact for Europe）承諾保障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sup>18</sup> 同時，這三小國的憲法也明文規定，「居住在愛沙尼亞的外國公民及無國籍的人，均與愛沙尼亞公民一樣平等享有憲法所賦予每個人的權利、自由和義務。」（愛沙尼亞憲法第九條）使得波海三國的族群關係基於國家利益至上，彼此尊重，保持最起碼的和睦相處。

<sup>17</sup> Norman Davis, *op.cit.*, p. 665.

<sup>18</sup>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五十二個歐洲國家齊聚在法國巴黎召開「歐洲安定協定會議」，會後與會各國簽署該條約。參閱吳萬寶，《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頁210。

其六、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民族理性和平分手，是東歐國家和平分離的歷史性示範。捷克和斯洛伐克二民族同屬西斯拉夫語系，長時間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直至一九一八年捷、斯這兩個民族攜手合作，共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三十年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奪權成功，淪入鐵幕之後，重建「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仍由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分享共黨政權，族群關係尚稱和諧。不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之後，斯洛伐克族有鑑於「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一語，形同斯洛伐克「附屬」於捷克，不足以反映兩個兄弟民族的平等地位，遂要求更改國名為「捷克和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s of Czech and Slovakia)。同時，斯洛伐克族有感於聯邦成員經濟發展不均，獨厚捷克，工商業發達；斯洛伐克成為農業地區，發展落後，而忿忿不平。於是，這個在奧匈帝國和共黨統治時代曾是難兄難弟的族群，經過兩年的理性協商，達成和平分離的協議，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正式各奔前程。「君子分手，不出惡言」，與南斯拉夫的分裂造成流血衝突，形成鮮明的對比。捷、斯兩個族群的和平分離，和睦共處的模式，誠為歐洲當代史上寫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

## 肆、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

觀察上述中東歐國家的族群關係，基本上可歸納三種類型：

- (一) 敵視對立型：以塞爾維亞境內塞族和阿族，波黑境內塞族和穆斯林族，馬其頓族和阿族，以及塞族和克族等族群關係最具代表。此一類型的特徵，即互不信任，宗教信仰不同，有過歷史上的仇恨，尤其科索沃阿族的獨立運動，使阿族與塞族水火難容，誓不兩立。
- (二) 現實融合型：以羅馬尼亞境內的羅族和匈裔，保加利亞的保族和土裔，斯洛伐克的斯族和匈裔，波黑的穆族和克族，以及塞國的塞族和匈裔、波海三國等等族群關係為代表。此一類型的特徵為，基於族群共處，尊重多元文化，互蒙其利，必須面對現實，相互尊重和諒解，克制潛在的矛盾，俾避免無謂的紛爭。
- (三) 理性和睦型：最足以代表此一類型者，首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其他可以歸類在這個類型的，尚有立陶宛。立國境內俄羅斯族佔百分之八點七，波蘭族佔

百分之七，<sup>19</sup> 而其內部的族群關係，遠比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來得和諧理性，此一類型的族群關係，也反映在其政局呈現穩定。

準此以觀，究竟中東歐各國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有何牽連？是因為不同族群對國家認同的態度產生分歧呢？或是雖然不同的族群，但對國家認同是一致的？抑或所謂「大民族主義」作祟，有擴張野心，企圖聯合周遭的同一民族，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其實，這三種現象都是存在的，但其對國家認同問題，分歧面並不嚴重，僅舉數例說明：

其一、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羅馬尼亞境內外西凡尼亞地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是匈牙利王國領土的一部份。但現今居住在該地區的匈裔並不主張要歸併到匈牙利，反而承認現實，融入羅國社會，自行組織政黨--「羅馬尼亞匈牙利族民主聯盟」（Hungarian Democratic Alliance of Romania），爭取應有的權益，國家認同清楚。同樣地，今天的摩爾多瓦共和國（Republic of Moldova），原為羅馬尼亞的領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蘇聯佔領，成為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在境內佔有六成以上的羅馬尼亞人也不認為要與羅馬尼亞統一合併，仍認同摩爾多瓦為一主權獨立國家。只有羅國境內某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建立「大羅馬尼亞黨」（Party of Great Romania），一廂情願主張與摩爾多瓦統一，建立大羅馬尼亞。反觀，匈牙利境內的馬札爾族就務實多了，雖然懷念過去鼎盛的歷史，但鮮少有「大匈牙利」收復故土的論調。

其二、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塞、阿兩國在其境外均有塞族或阿族，如塞族除了以塞國為主要聚居地外，還分佈在波黑、克羅埃西亞、和馬其頓；而約有六百萬阿族則分別聚居於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科索沃和蒙地內哥羅等地。當南斯拉夫即將分裂之際，塞族人即揭櫫「大塞爾維亞主義」相威脅，並以南斯拉夫的繼承者自居。顯然地，散居於克國、波黑、和科索沃的塞族人，其國家認同傾向於「大塞爾維亞」。反觀阿族，屬單一民族國家的阿爾巴尼亞，在內部也有「大阿爾巴尼亞主義」的聲音，但自知勢單力薄，也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因此，科索沃阿族的國家認同，乃追求主權獨立，建立自己的國家；馬其頓境內的阿族則希望提升阿族做為馬其頓主體民族的地位，與馬其頓平起平坐，不受歧視，故絕大多數的阿族居民，分別成立四個政黨<sup>20</sup>在國會取得席次，國家認同仍不得不

<sup>19</sup> 參閱表一。

<sup>20</sup> 馬其頓最近一次的大選於 2002 年 9 月 15 日舉行，由阿裔組成的政黨分別有：團結民主聯盟

其頓 (Aegean Macedonia)；而由塞爾維亞取得的則稱瓦爾達馬其頓 (Vardar Macedonia)，也就是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可是，昔日居住在這個地區有共同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歷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卻產生不同的認同取向，如居住在保加利亞的皮林馬其頓人，自認是保加利亞民族，因此，其國家認同當然是保加利亞；反觀居住在愛琴馬其頓的人，則傾向地域認同，自認是希臘馬其頓省的斯拉夫人；共同聚居於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境內四分之三人民，才自認是馬其頓民族。<sup>23</sup> 馬其頓民族因歷史的變遷，導致在文化、地域和國家等認同問題，產生截然不同的差異。這種現象，與塞爾維亞民族相當在意文化、地域和國家等認同，形成鮮明對比。

總結上述，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基本上可得到如下結論，第一、地域認同有助國家認同，凡是某一族群能夠認同其所生活的地域，則國家認同清楚，不會有腳踏兩條船、無所適從的問題。第二、過份強調民族血緣的認同，相當程度顯現大民族主義情結，妄想建立單一民族國家，其認同母國的位階遠高於地域認同。第三、凡是先民筭路藍縷，世代長久居住的地方，其地域的認同根深蒂固，大多數的住民都願面對現實，認同其所隸屬的國家。

## 伍、東歐經驗顯示的意義

眾所周知，東歐劃時代的演變，改寫了歐洲當代歷史，一方面改變戰後歐洲的秩序結構，政治地理更動，長達四十年的東西方冷戰落幕；二方面開創由極權的社會主義體制轉型到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先例，提供共產黨蛻變的經驗；三方面注入主權和領土的新思維，打破主權和領土神聖不可侵犯說，或不可分割改變說。的確，東歐經驗，琳瑯滿目，多采多姿。不過，本文所關切的東歐經驗，僅限於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這二項議題。為此，謹整理下列較引人矚目的意義：

第一、證明「大一統」的思維和野心，違悖時代民主潮流，已是江水東流不復返。歷史經驗昭示人類，凡是標榜「大民族主義」均告失敗。十八、九世紀，沙皇俄

---

<sup>23</sup> Loring M. Danforth, *The Macedonian Conflic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2-184.

遷就現實，自認為馬其頓公民。頗值一提者，大塞爾維亞主義自暴其短，自取其辱，不但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而且還遭到經濟制裁和武力干預，損失慘重；相反地，阿爾巴尼亞族有自知之明，以被壓迫者的姿態現身，反而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

其三、波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前兩國俄羅斯族如上表一前列，佔的比例相當高，因為這三小國都曾是蘇聯領土的一部份，當蘇聯崩潰之後，這些俄羅斯族立即面臨的課題，如何來決定其國家認同，根據資料顯示，俄族在波海三國的國家認同有明顯差異。俄族認同愛沙尼亞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二，在拉脫維亞降為百分之三十九，在立陶宛則為百分之四十二。<sup>21</sup> 由此以觀，儘管波海三國曾是蘇聯領土的一部份，但這些移居波海國家的俄族，並沒有死抱著「大俄羅斯主義」的情節，畢竟他們都已在該地區居住半個世紀以上。因此，大多數俄族接受本土化，鮮少有所謂「一俄」的主張。

其四、捷克和斯洛伐克：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在中東歐國家當中對國家認同問題向來少有爭論。捷克斯洛伐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是奧匈帝國的領地。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八年所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捷、斯兩族對國家認同殆無疑義，絕不會去認同奧地利或匈牙利為祖國。當一九九三年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分手，各建立自己的共和國，這兩個民族的國家認同更為清楚，絕不因為他們過去有過七十五年共組聯邦國家的歷史，而混淆不清，以「一個捷克」來自我陶醉。再者，斯洛伐克境內有六十萬匈裔，這個族群都已在這塊土地上居住上百年的歷史。他們一樣接受現實，認同斯洛伐克這個國家，<sup>22</sup> 更不可能高唱「一個匈牙利」，認同匈牙利為祖國。

另外，馬其頓民族在東南歐地區算是頗值得一提的特例。馬其頓原是地理名稱，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結束，保加利亞、希臘和塞爾維亞分別佔領這塊地區：由保加利亞所佔領的稱皮林馬其頓（Pirin Macedonia）；由希臘佔領的稱愛琴馬

---

（Democratic Union for Integration），阿爾巴尼亞人民黨（Democratic Party of Albanians），民主繁榮黨（Democratic Prosperity Party），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cratic Party）；於該次大選結果的議會席次分別為 16 席、7 席、2 席和 1 席。有關該次選舉結果，請參考網站：  
<http://www.electionworld.org/macedonia.htm>。

<sup>21</sup> Paul Globle, *Baltics: Analysis From Washington -- Ethnic Identity, Political Loyalty*。內文詳閱網路自由歐洲電台網站資料：<http://www.rferl.org/nca/features/2001/01/11012001114625.asp>。

<sup>22</sup> 由匈裔在斯洛伐克國內的組成匈牙利族聯盟黨（Party of the Hungarian Coalition），亦在國會佔有 20 席。參閱網路資料：<http://www.electionworld.org/slovakia.htm>。

國高唱「大斯拉夫主義」運動，企圖擴張勢力，控制東歐的斯拉夫國家，並且將其管轄的領土「俄羅斯化」。但事後證明，東歐各國各自選擇自己的道路，蘇聯也隨之解體。納粹德國也一度想搞「德意志民族高於一切」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最終亦難逃領土被瓜分的厄運。到二十世紀八、九〇年代交替之際，米洛塞維奇無視歷史慘痛教訓，玩弄「大塞爾維亞主義」，不僅身敗名裂，同時也把國家帶到最悲慘的深淵。同樣地，大阿爾巴尼亞主義者企圖結合馬其頓阿族居住區和科索沃，建立一個屬於阿爾巴尼亞民族的統一國家，也不可能實現。

第二、打破歷史上的國土不可改變的神話，二十世紀歐洲國家的政治版圖有諸多變遷。舉凡奧德奈塞河（Oderneisse）以東的一塊土地原屬德國領土的一部份，如今歸屬波蘭；加里寧格勒（Kalinigrad）原屬東普魯士和波蘭的領地，如今是俄羅斯領土的一部份；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曾是匈牙利領土的一部份，如今劃歸羅馬尼亞的國土；波海三國曾被納入蘇聯版圖長達五十年，如今也成爲主權獨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各自建立聯邦國家，如今則一分爲二和一分爲五，分別建立二個和五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值得津津樂道者，歐洲三個蕞爾小國：安道爾（Andorra）、列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和聖馬利諾（San Marino），人口僅僅數萬人，<sup>24</sup> 它們都曾是法國和西班牙，奧地利，義大利的領地，但其宗主國非但沒有以武力相威脅，認爲是其歷史上領土的一部份，反而支持其加入聯合國，<sup>25</sup> 予以尊重，和睦相處。

第三、「民族自決」權利得到尊重和體現。由前南斯拉夫聯邦獨立出來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黑等國家，均通過公民投票的程序，宣佈獨立；捷克和斯洛伐克則經由協商的方式，理性和平分離；波海三國更無懼蘇聯霸權的恫嚇，透過議會合法的表決方式，宣佈獨立。目前，尚屬於塞爾維亞共和國的科索沃，以及與塞國結爲聯盟的蒙地內哥羅，其透過公投，邁向獨立也是指

<sup>24</sup> 分別是安道爾 68,403 人（July 2002）、列支敦斯登 32,842 人（July 2002）、聖馬利諾 27,730 人（July 2002）。參閱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sup>25</sup> 安道爾、列支敦斯登和聖馬利諾加入聯合國的時間分別是：1993 年、1990 年、1992 年，參閱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Overview/growth.htm>。

日可待。<sup>26</sup> 東歐的經驗顯示，順其自然尊重人民的選擇，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相反地，企圖以武力阻止獨立運動，不僅徒勞無功，反而自食惡果，如前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共和國。

第四、以行動和條約規範來揭示「人權高於主權」。歐洲人權公約（一九五〇年），歐洲穩定公約（一九九五年）和東南歐穩定公約（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1999），均把尊重基本人權和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明文條列於公約之中，幾乎所有的歐洲理事會和歐安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成員都承認上述公約的精神，有責任予以履行。九〇年代波黑內戰造成人命和財產的嚴重損失，北約首度對非成員國進行武力干預，始化解流血衝突；其後塞爾維亞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人權迫害，進行種族滅絕，北約再度向塞國動武，予以懲罰。這裡說明，波黑和塞爾維亞雖然是主權國家，但因其迫害人權，難見容於國際社會，才導致北約採取軍事行動，加以干預。再者，俄羅斯對車臣獨立運動的武力鎮壓行動，亦遭國際社會的非議，歐洲理事會即以停權處分，予以警告。<sup>27</sup> 可見，任何試圖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解決爭端，均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人權公約的精神。在當代文明世界裡，人權的重要性已超越傳統的國家主權觀，中共政權必須正視此一國際主流價值。

第五、社會主義體制不可改造性：實踐（practice）是檢驗體制可行性不可或缺的標準，從東歐各國的實証經驗即可找到明確證據，證明「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可改造性」。五〇年代的南斯拉夫施行「半開放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六〇年代匈牙利推行務實的「新經濟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 NEM）改革模式，也一度受到西方國家矚目；乃至八〇年代中期，以「新思維」改變戰後東西方冷戰關係的蘇聯新一代領導人戈巴契夫，試圖「改造」社會主義，來挽救蘇聯經濟停滯沈痾，以及東歐各國也曾先後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均告失

<sup>26</sup> 同註 5。

<sup>27</sup> 2000 年 4 月，歐洲理事會下屬的一個委員會對於俄軍在車臣種種不人道的行為提出指控，並對於莫斯科當局在歐洲理事會的投票權予以停權處分；同一時間，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赴莫斯科，對有關俄軍對車臣地區的人進行嚴刑拷打，掠奪，強姦和處死刑等不人道的行為，進行調查後，亦提出相同的控訴。相關資料，參閱美國之音網站：

<http://www.voa.gov/chinese/archive/newsfocus/apr2000/041100newsinbrief.htm>，及 BBC 新聞網站：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659000/6593871.stm](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659000/6593871.stm)。



敗。凡此事實不正說明社會主義體制的不可改造性，唯有全盤搬進西方的政經制度，始能帶動中東歐國家民主鞏固和經濟發展的生機。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歷經十餘年向西方看齊的政經改革，正步伐穩健地融入歐洲社會，其成效基本上已得到檢證。

## 陸、結論

總結中東歐國家和平演變以來的族群關係及其對國家認同的關連性，原則上可獲致下列發現：

第一、經濟發展是觀察族群融合和國家認同的重要指標。愛沙尼亞的經濟形勢比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要來得進步繁榮，故其國家認同比例高於拉、立兩國；同樣地，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的經濟發展狀況優於波黑、馬其頓和塞爾維亞，所以，其國家認同問題和族群關係也較和諧。

第二、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社會為其既定目標，肯定自己是歐洲的一環，加入歐洲聯盟和北約勢在必行。為此，這些國家也得要向西歐看齊，淡化族群和血緣認同，轉而認同歐洲整體及其主流價值。換言之，中東歐國家回歸歐洲社會，不失為確保國家主權的認同和政經發展穩定的最佳途徑。

第三、極端民族主義企圖「大一統」，進行種族趕盡殺絕，不但無法得逞，適得其反，窒息經濟發展，而且阻礙民主化，侷限其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大塞爾維亞主義就是最明顯例證。反觀以理性和平方式來處理族群關係和國家認同問題，即可共創「雙贏」（win-win）局面，一來避免付出不必要的社會成本，營造政經穩定發展的條件；二來贏得歐洲社會的肯定，加快「歐洲化」的腳步，更能確保民主化的果實。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離，也為東歐和平演變進程樹立最佳的典範。

第四、瑞士人民的族群融合國家認同可謂最成功的範例，其經驗值得世人借鏡和效法。瑞士境內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德意志民族、百分之十八的法蘭西民族、百分之十的義大利民族，<sup>28</sup> 但他們的國家認同相當清楚，不會因為德、法、義三國強大而有所動搖；德意志族絕不會主張所謂的「一個德國」，與德國統一；同

---

<sup>28</sup>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網站：<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sz.html#People>。

樣的，法蘭西族也不致於高唱「一個法國」，要求與法國統一。瑞士之所以長久以來名列世界國民所得第一名，乃歸因於其中立政策、國家認同堅定、族群融合互蒙其利。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吳萬寶，2000，〈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二、英文部分

Ali, Razia and Lawrence Lifschultz eds., 1993, *Why Bosnia? The writings on the Balkan War*. Stony Creek: Pamphleteer's Press.

Apinis, Peteris, 2001, *Latvia: The Land we Love*. Riga: Prese Nams Corp.

Ausauskas, Arvydas, 2001, *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 Akreta.

Brown, Michael E. ed., 1993,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 Keith, 1996, *East Central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Oxfor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rnobrnja, Mihailo, 1996, *The Yugoslavia Drama*.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Danforth, Loring M., 1995, *The Macedonian Conflic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Norman, 1995,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wkes, Ben, 1995,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Holmes, Leslie, 1997, *Post-Communism: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olity press.

Jundzis, Talavs, 2001, *The Baltic States at Historical Crossroads*. Riga: Latv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mith, Anthony,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Stavenhagen, Rodolfo, 1996, *Ethnic Conflict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三、網站資料

BBC (<http://news.bbc.co.u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www.odci.gov/cia>)

Electionworld.org (<http://www.electionworld.org>)

Le Monde diplomatique (<http://mondediplo.com>)

RADIO FREE EUROPE (<http://www.rferl.org>)

Thiesse, Anne-Marie, *Inventing National Identity*.  
(<http://mondediplo.com/1999/06/05/thiess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

VOICE of America (<http://www.voa.gov>)

(校對：朱慶書)

#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erging or Opposing

Hung, Mao-Hsiung<sup>+</sup>

## ABSTRACT

In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significanc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1.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Seco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ransited from socialism system to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y. Third, strengthen the new thinking of the sovereignty.

There are three types about the ethnic relations: 1. opposed type, 2. emerged type, 3. rational type in the post communism era, and also people can find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

Fir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very important figure when we exam the ethnic elations in CEE countries; Second, Getting rid of the dormin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o reback to "the family of Europe" is their naturally target. Third, the radical nationalism can go well formore. Last, Swissland is most successful model on the ethnic inter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Keywords:** Central and Eastern Countries (CEEs), ethnic relations, post-communism, peaceful transition

---

<sup>+</sup> Hung, Mao-Hsiung is th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